

林子三教正宗

二十五

林子三教正宗

四書正義

門人盧文輝校輯

孟子統論

林子曰。孟子之所謂仁義者。非他也。性善之根於心也。孟子曰。君子所性。仁義禮智根於心。又曰。人之有是四端也。猶其有四體也。又曰。非由外鑠我也。我固有之也。由此觀之。端也者。本也。我國有之而根於心也。故根於心而仁而義者。端也。不根於心而仁而義者。異

三聖山房
卷一
端也。

林子曰。當戰國之時。孟子仁義也。楊墨仁義也。而孟子則曰我之仁義性善之仁義。堯舜之仁義也。昔者程子嘗謂孟子開口便說仁義。而余則以爲孟子開口便說仁義。便道性善。便稱堯舜。而後七篇之旨斯備矣。

林子曰。堯舜以性善之仁義。以開道統之傳。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。而孟子則曰予私淑諸人。若楊墨者不知性善。而求仁義於外。

以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性善之仁義
矣。

楊墨塞仁義者也。而較之賊仁之賊。賊義之
殘。則亦有間矣。何孟子惡之之深而禽獸之
也。林子曰。賊仁者。自賊其仁也。賊義者。自賊
其義也。而孔子之仁義。固無害也。若夫所謂
塞仁義者。殆將以非仁之仁。非義之義。鼓天
下而趨之。以害孔子性善之仁義也。故曰天
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。又曰孔子之道不若

而孟子之闢之者。豈非其似是而非。能亂德邪。

林子曰。孟子之所以禽獸揚墨者。非以禽獸其心也。乃卽其所行之事。有類於禽獸矣。蓋禽獸之生也。固不知有父。而至於離其母焉。又且不知有母。所謂視至親無異於路人。是無父也。各自爲生。各自爲養。不相君長。不相上下。是無君也。孟子曰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惟此幾希。其君臣之所以義乎。父子

之所以仁乎。楊墨之爲仁爲義。雖曰異於庶民之去仁去義也。而究其歸。乃與庶民之去仁去義者等爾。故庶民去仁者也。而墨氏則外父子之仁以爲仁。非不仁而何。况以兼愛而使孔子之仁不著乎。庶民去義者也。而楊氏則外君臣之義以爲義。非不義而何。况以爲我而使孔子之義不著乎。又曰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而墨氏之無父。雖謂之賊仁之賊可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而楊氏之無

三
君雖謂之賊義之殘可也。

林子曰。仁義之用至大。若五霸之假仁假義。猶足以尊周室而攘夷狄。况孟子之仁義本於性善者乎。其曰齊王猶反手者。非虛語也。故假仁義之名而濟已之私者。霸也。根仁義之性而服人以德者。王也。孔子曰。管仲之器小哉。孟子曰。上下與天地同流。小用之而小大用之而大。此誠僞之辨。王霸之分也。

林子曰。堯舜性仁義者也。湯武身仁義者也。

五霸假仁義者也。楊墨外仁義者也。

易之繫辭曰。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。昔者孔子之作易也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。立地之道曰剛與柔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。中庸曰。天命之謂性。率性之謂道。以易中庸而竝觀之。則孟子之仁義。非性命而仁義者乎。非道德而仁義者乎。故曰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。予私淑諸人也。而况所謂義內之旨者乎。此孟子之

仁義萬古所不能易也。

門人方天賜重梓

林子三教正宗

孟子正義卷上

門人盧文輝校輯

是誠何心哉

林子曰。齊王不忍一牛之死。反而求之不得。吾心。非易之所謂日用而不知邪。蓋性在日用。苟能知其所以日用者。從何而發。此其機也。不忍者情。苟能知其所以不忍者。從何而發。此其機也。機也者。機也。一感通之下。而道體卽爲之呈露者。機也。若不得其機。而影響

於日用之間。億逆於見牛之頃。是亦想像之知爾。反而求之。豈曰能得本心。而知其所以日用者哉。然不反而求之。而曰能契其機者。非也。若必反而求之。而曰能契其機者。亦非也。反之而無所於反。求之而無所於求。而恍恍惚惚之際。似乎有以啓之。而自契其機者。林子曰。余讀孟子書。乃知孟子之所以善教。而因機利導之下。真足以激發而興起人之良心者。其曰聞之胡齟者。豈不喜得其間而

爲轉移齊宣王之一機邪。而是心足王之對
蓋亦言有大而非誇矣。是雖五帝三王之所
謂盛德大業者。則又安能舍此不忍人之心
而別有驚人可喜之事邪。孟子又曰。見牛未
見羊。卽此見字。最當玩味。正所以發其機啓
之而使萌也。蓋有見則有觸。既有觸矣。而吾
不忍人之心。有不萌其機乎。齊宣王雖曰戚
戚然而萌其機矣。然終不知所謂戚戚者。此
何心也。孟子至是亦且無如之何矣。但曰善

推其所爲而已矣。然孟子之心不但已也。而與危構怨之間。乃所以激發其良心而興起之者歟。其曰吾何快於是則亦能知所覺悟矣。卽此覺悟便是良心。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。故曰王猶足用爲善。此孟子之所以予曰望之也。

樂以天下憂以天下

林子曰。孝子之於親也。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。父母惡之勞之不怨。豈非其精神氣脉

流通於其親而無間乎。仁人之於弟也。則曰
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
於其弟而無間乎。王者之於民也。則曰民之
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又曰樂以天下。憂
以天下。豈非其精神氣脉流通於天下之民
而無間乎。

湯放桀

林子曰。湯之誓衆庶也。曰。夏氏有罪。天命殛
之。而數桀之罪。則曰。矯誣上天。桀之矯誣不

待論矣。豈湯之伐桀也。天固命之邪。要之非知天之聖人。真不足以語此。

不動心有道

程子曰。心有主則能不動矣。何以主之而無有乎。所謂主之之法邪。林子曰。曲藝且有法矣。而事心之大也。獨無其法乎。孟子曰。君子行法以俟命。而先王則有法服。法言。法行。又問所以主之之法。林子曰。主敬焉盡之矣。

或問主敬之道。林子曰。孔子之敬。卽堯之欽。

也。故不待欽而自無不欽。不待敬而自無不敬者。堯也。孔子也。性之者也。有所事於欽而欽。有所事於敬而敬者。學堯者也。學孔子者也。反之者也。若周濂溪之主靜立人極。程明道之心要在腔子裡。楊龜山之人性上不容添一物。是皆不能外心以爲學。以豈其堅執持守以苟免怨尤焉已哉。朱子曰。敬則自然靜。不可將靜來喚作敬。

告子之不動心

三聖山志卷三
林子曰。心本圓融。亦本活潑。拘檢愈嚴。而心愈不定也。故庭草盆魚。傍花隨柳。自能心與道而爲一。道與心而相涵。千古而下。猶可以想像其自得之樂。自在之懷矣。若告子者。豈知圓融之真機。活潑之妙用哉。朱子曰。告子之不動心。是操存堅執。做

吳生問曰。斷滅之與寂滅也。異歟。林子曰。斷滅也者。圜而坐之。如無情之木石。斷滅去也。故孟子之不動心者。寂滅也。告子之不動心